大荘嚴論經卷第十三　君

馬鳴菩薩造

後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

復次供養佛塔功德甚大是故應當
勤心供養我昔曾聞波斯匿王往詣
佛所頂礼佛足聞有異香殊於天香
以聞此香四向顧視莫知所在即白
世尊為誰香耶佛告王曰汝今欲知
此香處耶王即白言唯然欲聞尒時
世尊以手指地即有骨現如赤栴檀
長於五丈如来語王所聞香者從此
骨出時波斯匿王即白佛言以何因
縁有此骨香佛告王曰宜善諦聽佛
言過去有佛号迦葉彼佛世尊化縁
已訖入於涅槃尒時彼王名曰伽翅
取佛舍利造七寶塔高廣二由旬又
勑國內諸有花者不聽餘用盡皆持
往供養彼塔時彼國中有長者子
與婬女通專念欲事情不能離一切
諸花盡在佛塔為欲所盲即入迦葉
佛塔盜取一花持與婬女時長者子
知佛功德為欲所狂造此非法即生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第二張　君　冀

悔恨婬欲情息既至明日生於猒惡
作是念言我為不善盜取佛花與彼
婬女即時悔熱身遍生瘡初如芥子
後轉增長無有空處即說偈言
我今作不善　違犯諸佛教　捨離於慙愧
是則無敬心　違於善逝語　非是佛弟子
一切諸人民　不敢違王教　然我獨毀犯
國制及信法　我今無羞恥　實同彼禽獸
福田中最勝　不過世尊塔　然我愚癡故
盜花為鄙事　云何此手臂　即時不墮落
又復此大地　云何不陷沒　而能載於我
怪哉欲所燒　焚滅諸善行　為欲所迷惑
入於闇藪中　為結賊所劫　今我為欲使
不觀其果報　盜花以自嚴　久受地獄苦
倍生悔恨心　其身轉燋然
尒時彼人身所生瘡尋即壞破甚為
臭穢是時彼人父母兄弟皆來瞻視
即與冷藥療治其病病更增劇復命
良醫而重診之云須牛頭栴檀用塗
身體尒乃可愈時彼父母即以貴價
買牛頭栴檀用塗子身遂增無除尒
時彼人深益驚懼白父母言徒作勤
苦然子此病從心而起非是身患父

告子言云何心病子即用偈以荅父言
鄙褻成可恥　不宜向父說　然今病所因
是以離慚愧　盜取尊塔花　持用與婬女
已作斯惡事　後還得悔心　晝則欲日炙
夜即得悟恖　若蒙悔過者　喻如冷水澆
我今身心熱　後受地獄苦　猶如腐朽樹
火從其內然　我今亦如是　心火從內發
冷水優尸羅　青蓮真珠貫　瞿麦摩羅等
及與諸栴檀　若用如是等　塗於外身體
終不能得差　憂熱從內起　應當用塗心
塗身將何益　將我詣塔中　為我設供養
此病必除愈　父母及兄弟　即共舉其牀
往詣佛塔所　身體轉增熱　氣息垂欲絕
尒時父母兄弟諸親舉牀到已彼人
專念迦葉如来三藐三菩提涕泣盈
目以己所持栴檀之香悲哀向塔而
說偈言
大悲救苦厄　常說衆善事　我為欲迷惑
盲冥無所見　我於真濟所　造作諸過惡
塔如須弥山　我癡故毀犯　現得惡名稱
後生墮惡道　不觀佛功德　今受此惡報
即以得現果　後必受熱惱　明者以慧眼
離苦除諸欲　我今懷憂惱　誠心歸命佛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第四張　君

諸所造過患　願當拔濟我　如人跌傾倒
依地而得起
爾時父母及諸眷屬讚言善哉善哉
汝今乃能作是讚歎唯佛世尊能除
汝病即說偈言
汝今於佛所　應生信解心　唯佛大功德
乃能拔濟汝　譬如入大海　船破失財寶
身既不沉沒　復還獲財利
時長者子諸親既覩身瘡壞爛臭穢
猒惡生死即以花香塗香末香用供
養迦葉佛塔復以牛頭栴檀以畫佛
身身瘡漸差發歡喜心熱患盡愈尒
時長者子以得現報生歡喜心知其
罪滅即說偈言
如來一切智　解脫諸結使　迦葉三佛陀
能濟諸衆生　佛是衆生父　為於諸世界
而作不請友　唯有佛世尊　能有此悲心
我今於佛所　造作大過惡　願聽我懺悔
內心發誓願　唯垂聽我說　為欲所逼迫
失意作諸惡　使我離愛欲　及以結使怨
諸根不調順　猶如儱戾馬　願莫造惡行
常獲寂滅迹　以牛頭栴檀　供養於佛塔
身常得此香　莫墮諸惡趣

彼長者子於後命終生於天上或處
人中身常有香身體支節皆有相好
父母立字号曰香身尒時香身猒惡
陰界求索出家得辟支佛道此骨是
辟支佛骨所出之香是故衆人應供
養塔獲大功德
復次先有善根應得解脫由不聞法
因緣等故還墮地獄是故應當至心
聽法我昔曾聞富羅那弟子尸利毱
多者是樹提伽姊夫時樹提伽父先
是尼乾陁弟子一切衆生教法相習
而樹提伽蒙佛恩化其父亦信為佛
弟子更不諮禀六師之徒時樹提伽
為欲化彼姊夫尸利毱多故數數到
邊而語之言佛婆伽婆是一切智彼
姊夫言富羅那者亦是一切智諍一
切智故遂共議論樹提伽語尸利毱
多言我今當示汝一切智汝富羅那
者非一切智以少智相誑惑世人稱
已有智實非一切智但以相貌有所
忖度正可能知小小事耳何由得名
一切種智即說偈言
猶如生盲者 水精以為眼 誑惑小見等

曰稱我有曰 彼先自無曰 今稱我有曰

此語不可信 正可誑癡者 能解因相諸
方便詐自顯 以此相貌故 誑惑於衆人
相貌近是事 竟何所知曉
尸利毱多語樹提伽言汝為瞿曇幻
術所惑富蘭那者是一切智汝今不
識便生誹謗富羅那行住坐卧三世
之事盡能明了樹提伽言我今示汝
富蘭那非一切智事即請富羅那將
向其家時富蘭那作是念樹提伽者
其父昔日是我弟子往事瞿曇知彼
過患還來歸我是我福德作是念已
許受其請於其後日富蘭那將諸徒
衆數百千人又有五百弟子以自圍
繞詣樹提伽家既至其家時富蘭那
微笑尸利毱多問富蘭那言婆伽婆
何故微笑富蘭那言我遙見彼那摩
陀河岸有一獼猴墮於水中是故笑
耳尸利毱多復白之言婆伽婆天眼
清淨在此城內遙見千里外那摩陀
河上獼猴墮水時彼外道將諸弟子
入樹提伽家即時就坐衆既定已時
樹提伽以飯覆羹上授與富蘭那富

闍祢言此飯無美云何可食樹提伽
即攪羹飯語尸利毱多言今婆師者
尚不能見鉢中飯下有羹何能遠知
千里外猕猴墮於河耶事驗可知非
一切智但貪名聞為利養故衆生可
愍自既誰惑復以教人即說偈言
婆師富蘭那　顛惑邪倒見　失於智慧燈
住無明闇中　迷惑自相愛　愚者還相重
釋種中最勝　具相三十二　唯此一切智
更無第一者
時富蘭那以慙愧故食不自飽低頭
而去時尸利毱多慙慚不樂既為師
徒雖有短陋猶欲使勝尸利毱多詣
富蘭那所而語之言莫用愁惱樹提
伽今者毀辱婆伽婆猶得還家未足
為恥我若請彼樹提伽師来至家者
正可得入終不得出作是語已便詣
祇桓往請世尊心實諂曲詐設恭敬
叉手合掌向於世尊而說偈言
我明設微供　願屈臨我家　三界中勝尊
願不見放捨
尒時世尊知尸利毱多心懷諂曲外
詐恭敬即說偈言

心懷於二計　外現親愛善　猶如有黒蛇
水必有洄動　譬如作瓔珞　內銅外塗金
智者觀察已　即知非真金　心有所懷挾
外色必有異　無心尚可知　況復有心者
純金色相好　覩者即知真　若以金塗銅
善別知非實
尒時世尊深知尸利毱多心懷詐偽
如來世尊大悲憐愍又復觀其供養
善根垂熟世尊尋即嘿受其請
時尸利毱多作是念若是一切智者云
何不知我心便受我請即說偈言
何有一切智　而不修苦行　樂著於欲事
不能知我心　何名一切智　嗚呼世界者
不知其過短　便生功德相　實無有智慧
横讃歎其德　或者相好扇　稱譽遍世界
時尸利毱多說是偈已即還其家施
設供具於飯食中盡著毒藥於中門
內作大深坑滿中盛伽陁羅炭使無
烟燄又以灰土用覆其上上又覆草
時婦問夫造何等事肑勞乃尒其夫
答曰今我所為欲害怨家其婦問言
誰是怨家尸利毱多即說偈言
好樂著諸欲　怖畏於繫事　不修諸苦行

欲求於解脫 喜樂甘餚饍 又勇行辯說

釋中種族子 此是我大怨
時尸利毱多婦叉手白其夫言可捨
念心我昔曾於弟舍見佛如此大丈
夫何故生怨即說偈言

彼牟尼能忍 斷除嫌恨相 又滅慢貢高
捨離於鬪諍 於彼生怨者 誰應可為親
觀彼大人相 無有瞋害心 常出柔軟音
先言善慰問 其鼻圓且直 無有諸疰曲
直視不迴顧 亦不左右眄 言又不麁獷
惡口而兩舌 和顏無瞋色 亦復不暴惡
言無所傷觸 亦不使憂惱 云何橫於彼
生於瞋毒相 面如秋滿月 目如青蓮敷
行如師子王 垂臂過於膝 身如真金山
汝值如是怨 惡道悉空虛 若無此怨者
世間極大苦 三惡道充滿

尸利毱多作是思惟彼親弟故心生
已黨今當守護若不尒者或泄我言
以告傍人作是念已即閉其婦在深
室中即時遣人喚諸尼揵汝今可來
為汝除怨我以施設火坑毒飯此諸
尼揵五熱炙身咸皆燋黑猶如灰炭
自相招集即共往詣尸利毱多所止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第十張 君

之處尸利毱多莊嚴舍宅白淨鮮潔
如貴吒迦樹諸屋揵等既至其家在
其樓上猶如烏群亦如俱翅羅鳥黑
蜂圍遶在貴吒迦樹踊躍歡喜諸尼
揵子亦復如是而作是言我今當觀
瞿曇沙門正尒燋然若火燒不燋毒
飯足害畢定當死作是語已歡喜微
笑時尸利毱多即遣一人往詣佛所
白佛言時到飯食已辦自上高樓與
富蘭那共議此事時尸利毱多所住
宅神愁憂啼泣而作是言如来世雄
三界之尊佛婆伽婆云何惡心乃欲
毀害我於今者都無活路所以者何
如来世尊三界無上在此滅沒惡名
流布遍滿世間一切諸神咸嗤笑我
此是惡人我當云何而得活耶如来
昔日為菩薩時不惜財物身體手足
為憐愍故作如斯事況於今日而當
愛身云何欲於如斯人邊起惡逆心
是故我當必定捨命又佛世尊於現
在世為衆生故六年苦行日食一麻
一米身體羸瘠骨肉乾竭即說偈言
如来行苦行六年自乾燋作是難苦業

為諸衆生故 如斯悲愍者 云何欲加害
彼所遣人到竹林中白言世尊食具
已辦宜知是時 尒時世尊大悲熏心
為欲利益諸衆生故揮手而言咄哉
凡愚汝於今者應見真諦於過去世
供養諸佛有解脫緣善根已熟云何
乃遣如此使人作顛倒事火坑毒飯
以待於我云何作是極惡之事而來
見喚此所為事甚為非理即說偈言
我於昔日時 六年行苦行 為諸衆生故
作此諸難事 衆生今云何 反欲見毀害
咄哉極愚癡 盲無慧目者 作是非法事
猶欲加惱害 我念諸衆生 過於慈父母
云何於我所 而生殘害心 今日時以到
諸佛之常法 為衆生真濟 如醫欲授病
種種加毀罵 猶故生忍心 我今亦如醫
往詣於彼家 何故而往彼 大悲之所逼
如人得鬼病 心意不自在 加毀罵呪師
為治鬼病故 亦不責病者 今此諸衆生
煩惱鬼在心 愚癡不分別 橫欲加毀害
我今亦如是 但除煩惱鬼 不應責彼人
尒時世尊從坐而起外現不悅復說
偈言

阿難持來 羅睺羅取鉢 難陀波亦去

速疾嘆比丘 不得復停止 宜應速疾往
彼尸利毱多 今急待教化 我往毒虵身
為度衆生故 我今當是怨 為益彼衆生

尒時如来出林樹間猶如雲散日從中出時彼林神以天眼見尸利毱多舍內所設火坑毒飯啼泣墮淚敬愛佛故頂礼佛足瞻仰尊顏而說偈言

彼意懷殘惡 無有利益心 願佛不須往
迴還向竹林 世尊甚難值 曠劫時一遇
佛雖不愛身 為度衆生故 如斯勝妙身
應當勤擁護 未得濟度者 宜應令得度
畏者施無畏 疲者得止息 令無歸依者
得有歸依處 略說而言之 有無量利益
唯願佛世尊 莫往詣其家 為天阿脩羅
而作歸依處

尒時世尊知而故問問彼天神曰為何事故不應往詣尸利毱多所止之處時有一天而說偈言

尸利毱多舍 作大深火坑 熾焰滿其中
詐偽覆其上

佛復說偈言

貪欲愚癡火 極為難除滅 我以智水澆

消滅無遺餘　況復世間火　何能為我害
地獄之猛火　熾然滿世界　七日焚天地
世間皆融消　如此之猛火　莫能為我害
尸利毱多火　何能見傷毀
復有一天作如是言若火不能燒
如来者設食毒飯復當云何今尸利
毱多為邪見毒涂汙其心以此毒害
惡逆之心以毒和飯欲相傷毀復懷
諂偽現柔軟相来請世尊而其內心
實懷惡逆唯願世尊不須往彼佛告
天曰我以慈悲阿伽陁藥用塗身心
貪愛之毒衆難消除我於久遠已拔
其本况世間毒而能中我汝莫憂慼
尒時如来從竹林出往到城門時彼
林神見佛直進而作是言如来世尊
將不還返於此竹林佛今向彼解脫
之方譬如日出必向西方目視不捨
恐於後時更不見佛火若不燒定為
毒飯之所傷害以諸因緣難可復見
有福德人乃能得見摧他論者於大
衆中作師子吼有福之人乃能更聞
有福利者得接足礼尒時世尊如行
寶樓諸根寂定諸比丘等悉皆隨從

猶如明月衆星圍遶往尸利毱多家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二　第四張　君儀
時尸利毱多宅神舉聲欲哭咄哉怪
哉佛來到此今此尸利毱多乃作火
坑毒飯欲以害佛尒時宅神礼佛足
已而說偈言
我未覩佛時　願大悲至家　見佛到家已
心中不喜樂　所以不喜者　以有非法故
相好莊嚴身　瞻仰無猒足　如此大人者
今當作灰聚　我憶是事故　身體欲淪沒
誰見如此事　而當不苦惱　假使極惡猛
愚癡殘害人　設見如來身　不忍生惡念
況復欲加害　月入羅睺口　世人皆憂惱
善哉還歸去　火坑深七仞　滿中盛熾火
願莫入此處　自護及護我　并護彼主人
及餘一切衆
尒時世尊告宅神言刀毒水火不害
慈心即說偈言
我護諸衆生　猶如一子想　假使欲害我
我亦生慈心　煩惱火熾盛　擁護令免惡
以是因緣故　誰火能燒我
佛告宅神汝今應當捨於怖畏我今
師子吼除障外道如羅睺羅吞食日
月我今決定不為尸利毱多之所患

害若不能除云何乃能降伏魔耶安
慰宅神即入其舍時外道等見佛入
舍甚大歡喜更相語言沙門瞿曇今
已入外門復到中門佛以無畏威光
潤澤直入無疑至第三門中轉近火
坑尒時彼婦於空室中聞佛世尊到
覆火處心懷狂乱作是念言如来今
者已到火坑若脚觸草火必熾然嗚
呼怪哉即說偈言

今當烟中没　聲歎目雨淚　火然燒衣時
應當抖擻却　眼看索救護　宛轉而反側
燋然既以訖　威光復消融　身相都燋滅
頭髮燋墮落　顏黃白毫相　今以盡消滅
如鵠在花上　為火所燒滅　面如淨滿月
衆生覩其目　猶如美甘露　既墮焰火中
驚懼視四方　猛火無悲愍　必燒令燋然
成鍊真金色　見者靡不悅　大人相炳著
美妙極殊特　如是之形容　今為火燋縮
略說而言之　如似金鐵納　卷疊在一處
以漸見消滅　如月欲盡時　佛身甚微妙
見者身心悅　如来極奇特　世界無倫疋

尒時世尊入第三門漸近火坑諸尼
揵子在重閣上見於如来轉近火坑

心生踊悅如冢間樹群鳥在上望死人肉欲得噉食諸尼揵等在重閣上亦復如是時富蘭那心生歡喜而說偈言

汝善作幻術　迴轉諸世間　今日沒火坑
更能為幻不　復有一尼揵　而作如是言
一足已踊上　云何不陷墮　為我自不了
為是夢幻耶

尒時世尊以相輪足蹈火坑上即變火坑為清涼池滿中蓮花其葉敷榮鮮明潤澤遍布池中其衆蓮花有開敷者有未開者尸利毱多覩斯事已語富蘭那言汝先欲與佛共捔一切智汝可捨此語即說偈言

善哉可信解　當除瞋恚心　捨於嫌恨意
汝可觀瞿曇　未曾有之威　猛焰變為水
土恚化成魚　坑中諸火炭　咸變為黑蜂
復於池水中　化作衆蓮花　具足有千葉
遍布於池中　其鬚甚熾盛　如秋開敷花
百葉甚柔軟　莊嚴滿此池　諸鵝在池中
皆出和雅音　迦蘭陁鳥等　亦在中遊戲
擧翅水相濺　諸蜂圍繞佛　出於妙音聲
雌雄相隨逐　復自在娛樂

尒時富蘭那語[illegible]尸利毱多[illegible]言[illegible]汝今勿
為瞿曇幻術之所惑亂尸利毱多於
如來所深生敬信語富蘭那言此是
幻耶答言實尒是幻所作尸利毱多
言汝是一切智不答言我是一切智
人尸利毱多復語之言汝若審是一
切智者聽我所說即說偈言
汝若一切智 亦應知是幻 汝今何不作
如此幻化事 汝若不知幻 非是一切智
時富蘭那辭窮理屈不能加報諸尼
揵等語尸利毱多莫作是語何以故
是富蘭那實一切智能一切亦現尸
利毱多語諸尼揵子言汝等故謂此
富蘭那是一切智耶富蘭那者名之
為滿造作諸惡滿於地獄故名富蘭
那汝等於此滿於惡道富蘭那所生
一切智相耶尸利毱多復語之言釋
種中能安解脫婆伽婆三藐三佛陀
所不生一切種智想耶即說偈言
叱汝等方去 極為無心人 汝若有心者
假使如金剛 見斯希有事 尚應生信敬
現見於如來 為未曾有事 不生信心者
是為極愚癡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第丈張　君

尒時尼揵等尋各散走如善呪師令
鬼四散又如日出衆闇自除時尸利
麴多見尼揵等散走亦復如是即說
偈言
恐怖目視速　慞惶欲竟馳　以佛威神力
驚怕皆散走　尼揵今退散　亦如魔軍壞
塵垢坌身體　猶著重鐵器　時諸尼揵等
奔突極速疾　譬如彼犛牛　在林垂董螢
宛轉泥塗身　狂走不自停　如黑雲垂布
風吹自然散
時尼揵等既散走已尸利麴多心懷
慚愧即便思惟誰當將我往見世尊
復作是念樹提伽姊先更見佛我今
當共詣世尊所作是念已即向先所
閒婦戶前扣門喚婦即說偈言
善哉汝直是　無上妙法器　由汝有智慧
親近奉世尊　緣我邪見故　事諸尼揵等
汝今速來出　共汝供養佛
時樹提伽姊聞是偈已尋即思惟尸
利麴多以傷害佛而來誑我涕泣不
樂即說偈言
汝知我憂惱　故來見戲弄　我今當云何
而往見如來　尼揵等集時　猶如諸蝗虫

邪見之熾火　滅於釋種燈
尸利毱多語其婦言汝寧不知佛神
力耶汝今何故作如是語即說偈言
世間一切火　何能焚燒佛　誰能燒金剛
誰能舉大地　汝觀十力尊　摧破諸外道
火坑四畔邊　蓮花皆開敷　如鵠處花間
花聽遊遶佛
尒時其婦聞此偈已遥見世尊在蓮
花中踊躍歡喜而作是言佛故不
燒尸利毱多鳴噎垂淚而說偈言
世尊金剛體　無有能燒者　由近富蘭那
我今自被燒　如似少濕薪　逼近乾薪積
以火焚燒時　兩俱同熾然
尒時其婦疾出重屋到世尊所頂礼
佛足踋跪合掌瞻仰尊顔而說偈言
得覩威顔者　世間皆信敬　由我今有福
還得聞音聲　面如淨滿月　我今得覩見
我今有福故　還得覩世尊　相好莊嚴身
設當見滅壞　惡名遍充滿　燒滅我等身
尒時其婦供具以備請佛世尊及比
丘衆請令就坐語其夫言聖子汝可
來入頂礼佛足尸利毱多涕泣盈目
而說偈言

我今造火坑規害世尊命今當以何面
可復得相見
尒時其婦語其夫言聖子可捨疑惑
佛婆伽婆終無嫌恨即說偈言

譬如空中手　無有觸导處　諸佛法亦尒
佛於一切法　無染亦無著　離世之八法
如蓮花處水　昔時提婆達　瞋恚心所盲
為欲害佛故　機關轉大石　當上空中下
不能傷害佛　如彼羅睺羅　即是如来子
佛於此二人　等心無憎愛　視彼怨與親
左右眼無異　於諸衆生所　慈悲過一子
終不於汝所　而有憎惡心　是故不可懼

尒時尸利毱多以慙愧故曲體隨婦
口脣乾燋深生愧恥行步栖遲如將
没地舉身戰掉畢下浸心極為驚怖
五體投地哀慟號泣而說偈言

寧抱持熾火　并及瞋毒虵　終不近惡友
我今為惡友　毒虵之所螫　依歸善良醫
望得除毒害　三界之真濟　願重見哀愍
我作重過惡　唯願垂悲顧　今聽我懺悔

尒時世尊顏色和悅告尸利毱多言
聖子汝勿憂怖即說偈言

起起我無瞋　久捨怨親心　右以栴檀塗

左以利刀割 於此二人中 其心等無異
如我今者不為希有已斷結使無增
減心昔我為於自為之時毒螫所中
害猶以二脚覆護儭者使不傷害又
作龜身為人分割支節悉解不起
瞋心復作羆身憐彼厄人時彼厄人
示獵師處不起瞋心作仙人時手足
耳鼻悉為剝毀猶尚不起毫釐許瞋我
於往昔為一切施婆羅門所斬頭時
無有恚恨況於今日斷一切結而當
於汝有嫌恨心譬如虛空不受塵垢
猶如蓮花不為水著我離八法甚事
亦尒時尸利毱多叉手合掌白佛言
世尊若垂憐愍且待須臾更當造食佛
告尸利毱多言汝不遣使白我食時
到耶答言實尒我本實遣人請佛作
不饒益事佛告尸利毱多言然我已
斷無利之事汝今作何不饒益耶即
說偈言
我今愚所造 愚癡所不造 過是惡所作
以毒置食中 不能有所傷 便為自害已
尒時世尊告尸利毱多言汝今所施
宜應是時尸利毱多言世尊我所施

食恚有毒藥世尊復說偈言

婆須吉龍王 瞋恚極盛時 如此之猛毒
不能傷害我 我今修慈心 如何唱施藥
我以大慈果 今當用示汝

時尸利毱多即持毒飯往詣佛前涕
淚悲泣而說偈言

我今持毒飯 功德之伏藏 我心極為惡
毒飯以標相 佛以滅三毒 神足除飯毒
食之能令我 使得不動心

佛告諸比丘汝等待唱僧跋然後可
食即說偈言

在於上座前 而唱僧跋竟 衆毒自消除
汝今盡可食

僧跋已竟佛及衆僧盡皆飲食時尸
利毱多上下觀察而作是念今此衆
中得無為毒所中者不見諸衆僧皆
悉安隱不為毒中倍增信敬深生歡
喜尒時世尊作是思惟尸利毱多得
信敬心受緣時至當何所作我當為
滅煩惱之火除邪見毒佛如應為說
四眞諦法聞法信解斷見諦結除身
見毒滅諸結火時尸利毱多以得見
諦即說偈言

我處於愚癡　及以邪見海　不畏於惡道
我欲入黑闇　遇佛得大明　欲入於大火
反獲涼冷池　鳴呼佛大人　鳴呼法清淨
不能具廣說　我今但略說　我本欲毒害
而獲甘露食　鬪諍應失財　反得於大利
是故親近佛　衆生慧眼開　而得覩正道

大莊嚴論經卷第十三

癸卯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